

唯物主義史論叢

普列漢諾夫著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唯物主義史論叢

普列漢諾夫著

王 太 慶 譯

洪 謙 校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一九六一年·北京

本書是普列漢諾夫早期著作之一。列寧對它作了肯定的評價，認為作者回溯到馬克思以前的哲學唯物主義和辯證唯心主義，作出了特別完整的和有價值的辯證唯物主義的陳述。它指出十八世紀法國唯物主義是當時革命的資產階級反對僧侶、貴族及君主專制的鬥爭在觀念形態上的反映，批判了霍爾巴赫和葛爾維修斯，並進而概略地說明這種唯物主義與辯證唯物主義之間的根本區別，以及馬克思主義以社會發展法則的科學知識來武裝全世界無產階級的巨大的理論作用。

G. W. Plechanow
BEITRÄGE ZUR GESCHICHTE
DES MATERIALISMUS
Verlag der Sowjetischen Militär-
verwaltung in Deutschland
Berlin, 1946

本書根據柏林德維蘇聯軍政府出版社一九四六年版譯出

唯物主義史論叢

〔俄〕普列漢諾夫著

王太慶譯

洪謙校

*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出版

(北京朝陽門大街320號)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56號

中國工業出版社第三印刷廠印刷 新華書店發行

*

開本 850×1168毫米 $\frac{1}{32}$ ·印張 6 $\frac{5}{8}$ ·字數 138,000

1961年6月第1版 1961年6月北京第1次印刷

統一書號 2302·148 定價(大) 0.73元

一九四六年柏林版出版社序

普列漢諾夫“唯物主義史論叢”一書於一八九六年第一次出版，就是用德文寫的。有一個完整的俄文版，初次出版於一九二二年，即在偉大的十月社會主義革命以後。

在普列漢諾夫遺留下的哲學著作中，這一本書無疑地是最好的著作之一。列寧在有一個地方指出：“……那些並不回溯到康德，而是一方面回溯到馬克思以前的哲學唯物主義，另一方面回溯到辯證唯心主義的學生們（馬克思的。——柏林版編輯部），曾經對辯證唯物主義作出特別完整的和有價值的陳述，指出這是哲學和社會科學全部新發展的合乎法則的、必然的產物。我只須舉出貝爾托夫（Бельтов）^①先生的俄文名著和德文的‘唯物主義史論叢’（施圖加特一八九六年版）就够了。”（列寧：“再論銷售理論問題”，載“列寧全集”，俄文第四版，第四卷，第六六頁）

開始的兩篇論文對十八世紀法國唯物主義的學說作了一個深入的分析，這一派唯物主義最好的代表是霍爾巴赫和葛爾維修斯。

資產階級的哲學家們詆毀法國唯物主義者的學說，把他們說

① 普列漢諾夫的筆名，曾用來發表他的“論一元論歷史觀的發展”一書。——柏林版編輯部

成詭辯派和不道德的人而加以輕蔑的論述。普列漢諾夫和資產階級哲學家相反，指出了法國唯物主義者的學說的真實內容。他特別注意陳述霍爾巴赫和葛爾維修斯的歷史觀，並且批判地加以分析。他指出十八世紀法國唯物主義是革命的資產階級反對僧侶、貴族和君主專制的鬥爭在觀念形態上的反映。法國唯物主義者們尖銳地攻擊宗教，激昂慷慨地抨擊僧侶階級。“他們早在那位好博士吉奧丹(Guillotin, 法國議員，主張廢止斬首，用一種機械來執行死刑，斷頭台[Guillotine]即因他得名。——譯者)之前，就把上帝送上了斷頭台。他們恨上帝，就像恨一個個人的仇敵一樣。恣意專橫的、好報復的、殘忍的專制君主，和猶太人的耶和華一樣，使他們作為人和作為市民的高貴的感情激動起來。”(參看本書第四七頁)

法國唯物主義者對封建制度作鬥爭。普列漢諾夫論到這些唯物主義者時說：“它的(資產階級的)最優秀的信徒們，那些有熱忱和理智的人，夢想着一個理性的國度，夢想着一種普遍的幸福，夢想着地上的天國。”(參看本書第三六頁)

他們還看不到資本主義所帶來的那些社會的對立。法國唯物主義因而受到歷史的不可避免的限制。作為資產階級革命的思想家，他們為資產階級的財產辯護，照他們看來，這是每個人類社會內在的一種特質。資產階級在他們看來是國家最勤奮、最有教養的部分。然而普列漢諾夫說得對：“他(霍爾巴赫)要是看見了今天的資產階級，是會害怕起來的。”(參看本書第三二頁)

普列漢諾夫指出，形而上學的法國唯物主義在說明社會發展法則方面是毫無根據的。在這一方面，法國唯物主義者並沒有超出唯心主義的觀點，並不能解決他們體系中的矛盾：人們的觀念為

社會環境所決定，而社會環境又爲人們的觀念所決定。決定環境發展和“觀念”發展的法則，他們並沒有發現。

在論述馬克思的那一篇裏，普列漢諾夫初步指出，德國辯證唯心主義，對於科學地說明自然法則和社會發展法則這一個問題，並沒有解決，並且也不能夠解決。黑格爾的辯證法和法國唯物主義者的形而上學觀點比起來是一大進步，然而唯心主義的，是不能表述出世界發展的真正法則的。

十八世紀哲學中的根本矛盾，復辟時代的法國歷史學家們也不能解決。如普列漢諾夫所指出，十八世紀哲學的積極方面在於把經濟利益看作政治運動的基礎。然而社會經濟結構的起源和發展，十八世紀哲學却不能說明。當它試圖說明這一點的時候，就重新墜入人性的特質、侵略者的“天性”等含混的看法中去了。

在論述馬克思的那一篇裏，普列漢諾夫指出，無產階級的思想家馬克思首先把哲學安置在一個真實的科學基礎上。把辯證唯物主義擴展到社會知識上並發現了社會發展法則的馬克思，首先使關於社會的科學成爲一門和自然科學同樣精確的科學。普列漢諾夫指出，馬克思主義是人類思想許多世紀的發展所得出的必然成果，馬克思主義是在批判過去全部理論遺產並加以發展的基礎上創造出來的。馬克思主義解決了以前的理論思想所不能突破的一切矛盾。馬克思主義證明了人類社會發展的過程是一個有法則性的過程，是爲社會的物質存在條件所決定、爲生產力的發展所決定的。普列漢諾夫指出了馬克思所發現的這個社會發展法則的本質，並且從社會生產和人類精神發展的領域中——從藝術、文學、道德、科學以及哲學本身中，引證了豐富的史料，說明馬克思所完

成的那個偉大的科學革命。普列漢諾夫指出了馬克思主義理論的巨大作用，它以關於社會發展法則的科學知識武裝了全世界的無產階級，使它具有科學預見的力量。

這一本書裏對馬克思主義歷史理論的闡述，和普列漢諾夫其他最好的書裏一樣，針對着反馬克思主義的理論以及資產階級對馬克思主義的批評作尖銳的論戰。

這一本書裏的論述，對於社會史這門科學的發展前途，也是極其樂觀的。普列漢諾夫進而指出，在馬克思所發現的社會發展法則的基礎上，已經為科學的進一步發展創造了一片巨大的活動領域。他寫道：“這個領域……是屬於我們的；基礎已經得到了；工作已經在無可比擬的大師手裏開始了，我們只須繼續下去。”（參看本書第一八九頁）

“唯物主義史論叢”是普列漢諾夫在他活動的最好的時期中寫的，直到今天並沒有失去它的意義。

這一版是照一八九六年德文版重印的。在這一版中，也採取了俄文本關於霍爾巴赫一篇的若干部分，這些部分是普列漢諾夫為適應俄文翻譯而寫出的，同時是這個論叢中在作者生時用俄文發表的唯一的一篇。不過俄文本所缺的地方仍據原版，那些缺文顯然是通過沙皇檢查機關而刪去的。

前 言

通過我提請德國讀者批評的這三篇習作，我希望對於了解和說明馬克思的唯物史觀——十九世紀理論思想最偉大的成就之一——能有一點幫助。

我很明白地意識到，我這點幫助是很微小的。如果要想明白地指明上述歷史觀的全部價值和整個意義，就必須要寫一部詳盡的唯物主義史。因為這樣的一件工作我是不可能做到的，所以我只得限定一個範圍，就是通過幾篇專題論文，把十八世紀的法國唯物主義拿來和近代唯物主義加以比較。

從法國唯物主義的代表人物中，我選出了霍爾巴赫(Holbach)和蔣爾維修斯(Helvetius)。這兩個人在我看來，在許多方面都是極其重要的思想家，而直到現在還沒有得到適當的評價。

人們總是駁斥和毀謗蔣爾維修斯，却並沒有下功夫去了解他。我對他的著作進行敘述和批判，可以說是在一片處女地上工作。我只能用我在黑格爾和馬克思的著作中所得到的少數顯而易見的要點來當作指標。至於我在哲學方面得自這兩位大師的東西，我是否已經正確地利用了，這個判斷我是不能下的。

霍爾巴赫在邏輯方面，並比不上蔣爾維修斯勇敢，在思想方面，也比不上蔣爾維修斯革命，在他活着的時候就已經被認為沒有“精神論”一書的作者那麼“shocking”(“駭人”)。他沒有蔣爾維修斯那樣駭人，大家對他的評論也比較和善一點，對待他也比較公平一點。雖然如此，人們對他也只不過是一知半解而已。

一種唯物主義的哲學，和每個近代哲學系統一樣，必須對兩類事實有所說明：一方面是自然界的事實，另一方面是人類歷史發展的事實。十八世紀的唯物主義哲學家們，至少其中那些和洛克有關係的人，都是既有他們的自然哲學，也有他們的歷史哲學的。我們只要留心讀一下他們的著作，就會對這一點深信不疑。因此哲學史家們就有了一個無可爭辯的工作，必須要像說明和批判法國唯物主義者們的自然觀一樣，對他們的歷史觀念作出說明和批判。這個工作現在還沒有做到。譬如說一個寫哲學史的人在講霍爾巴赫的時候，通常總是注意他的“自然系統”，而且從這本書中拿來作為研究對象的，總是限於與自然哲學和道德學有關的材料。霍爾巴赫對歷史的看法，散見在他的“自然系統”和其他著作中相當豐富，却並不為哲學史家所注意。因此廣大的讀者對這些觀念毫無所知，對霍爾巴赫形成一種極不完全而且錯誤的印象，是毫不足怪的事。如果我們此外還注意到法國唯物主義者們的倫理學幾乎經常被人曲解，那麼我們一定會承認，十八世紀法國唯物主義史的論述，有很多地方是必須加以修正的。

同時我們還必須注意到，我們在上面所指出的那種特殊的作風不僅存在於一般的哲學史中，而且存在於若干唯物主義專史裏面——當然這一類專史到現在數目還很少——，朗格(F. A. Lange)那一本被認為經典的德文著作和法國人儒勒·蘇立(Jules Soury)的書便是一個例子。

至於馬克思，我們只要指出一點就夠了：不管是寫一般哲學史的歷史家，還是寫唯物主義專史的歷史家，對於他的唯物史觀都是不願意提起的。

如果一根棍子已經被弄得向一邊彎了，要把它重新弄直，就必須把它向另外一邊扳。我在這幾篇“論文”中，就是迫不得已而做像這樣的事。我必須首先把所要討論的思想家們對歷史的看法陳述出來。

從我個人榮幸地置身的那個學派的立場看來，“思想現象只不過是在人腦中調整過和改造過的物質現象”。如果願意從這個立場去研究觀念的歷史，就必須下一番功夫去說明一個時代的觀念怎麼樣以及以何種方式為它的社會情況所造成，亦即歸根到底怎麼樣為它的經濟關係所造成。作出這樣一個說明，是一種巨大而有意義的任務，完成這個任務，將會使觀念形態的歷史面貌煥然一新。我在這幾篇習作中，是想完成這個任務的。只是我對於這項工作沒有能夠作出應有的注意，原因其實是非常簡單的：在詳細討論觀念為什麼發展以前，必須首先弄清楚觀念是怎麼樣發展的。這個意思用在這幾篇論文的對象上，不外乎是說：如果要說明為什麼唯物主義哲學這樣發展了起來，像我們在十八世紀的霍爾巴赫和葛爾維修斯身上以及十九世紀的馬克思身上所見到的那樣，就必須首先指出，經常被人誤解甚至完全被人歪曲的這種哲學實際上是什麼。在進行建築之前，必須騰空地基。

還有一句話。也許有人發現我對於這裏所討論的思想家們的認識論並沒有作充分深入的研討。關於這一點，我必須回答說：我絲毫沒有忽視精確地重述他們在這一點上的看法。不過，我不是屬於那種現在流行的認識論煩瑣學派的人，所以我無意於對那種全然次要的問題作詳細的研討。

格·普列漢諾夫一八九六年新年，於日內瓦。

目 錄

一九四六年柏林版出版社序

前 言

霍爾巴赫.....	1
葛爾維修斯.....	56
馬克思.....	117

霍爾巴赫

我們要想來講一位唯物主義者。可是唯物主義究竟是個什麼東西呢？

我們來問一問我們同時代的最偉大的一位唯物主義者吧。

恩格斯在他的傑出的小冊子——一八八八年施圖加特出版的“費爾巴哈與德國古典哲學的終結”中說：“一切哲學裏，特別是近代哲學裏的重大的根本問題，是‘思維’和‘存在’的關係的問題。……不過只有在歐洲人從基督教中古時代的長期冬眠中醒來之後，這個問題才能夠完全明確地提出來，才能夠獲得它的全部意義。此外研究‘思維’對‘存在’的地位的問題，在中古經院哲學裏，也有它的重要地位，問題就是：精神和自然哪一個是根本的？——這個問題對於教會來說，便尖銳化而成為究竟是上帝創造了世界，還是世界原來就存在？

根據對這個問題解答的方式，哲學家們分成了兩大陣營。那些斷言精神先於自然、因而歸根到底承認某一種創世說的哲學家們，……組成了唯心主義的陣營。另一些把自然看成根本的哲學家們則歸屬於各種不同的唯物主義學派。”^①

① 恩格斯：“費爾巴哈與德國古典哲學的終結”，一九三九年莫斯科版，第一五——一七頁。——柏林版編輯部

照恩格斯說來，唯物主義者就是把自然看作根本要素的人；霍爾巴赫對於這個定義是會非常樂於承認的。我們所謂動物的心靈生活，對於他只不過是一種“自然的”現象，在他看來，要解決自然提供給我們的那些心理問題，是無需乎越出自然之外的^①。這種看法，和一般人一再毫無根據地加在唯物主義者身上的那些武斷的說法，實在相去很遠。當然，霍爾巴赫在自然中只見到了物質或“一些不同的物質”，他還承認古人的四種元素或基素：地、水、火、風；我們不要忘記了，他是在一七八一年寫的^②。正因為如此，他在自然之中，只承認物質或幾種物質、運動或一些不同的運動。達密戎（Damiron）之類的批評家們，便相信在這一點上可以抓住我們的唯物主義者。他們把自己對於物質的概念強加到唯物主義者身上，然後從這個概念出發，得意洋洋地證明物質不足以說明全部自然現象^③。要手段是很容易的，不過這是愚蠢的。這一類的批評家們心裏不明白，或者裝得好像不明白人們對於物質是可

① 參看：“從自然中抽引出來的良知——繼梅里葉神父的遺言而作”，共和元年巴黎版，第一卷，第一七五頁。

② “自然，就其最廣的意義說，就是我們在宇宙中所看見的各種不同的物質及其各種不同的結合和各種不同的運動集合起來而造成的大全。”（“自然系統或物體世界與道德世界的法則”，一七八一年倫敦版，第一卷，第三頁。）

③ 而照達密戎看來，物質是不能有思想能力的。何以呢？“因為物質並不思想，並不進行認識，並無行為。”（“十八世紀哲學史參考資料”，一八五八年巴黎版，第四〇九頁。）這是一種多麼令人奇怪的邏輯啊！此外伏爾泰（Voltaire）和盧梭（Rousseau）在他們反對唯物主義的鬥爭中，也在這一點上犯下了錯誤。伏爾泰斷言“每一種活動的物質都指示我們有一種非物質的東西在推動它”。在盧梭看來，物質是“死的”；他從來“不能設想一個活動的分子”。

以有一個與他們不同的概念的。霍爾巴赫說：“如果我們把自然了解成一堆死的、沒有任何特性的、純粹被動的物質，那麼毫無疑問我們是會不得已而在這個自然之外去找它的運動原則的；不過如果我們把自然了解成實際上的自然，了解成一個整體，它的各個不同的部分都有不同的特性，都適應着這些特性而活動，彼此之間都有不斷的作用與反作用，都有重力，都引向一個共同的中心，而另外一些部分則離心外引，趨向外圍，各個部分都互相吸引與排斥、互相結合與分離，通過它們繼續不斷的聚集和分散，使我們所看見的一切物體形成與解體，那麼，我們便不必乞靈於那些超自然的力量，就能說明我們所見的事物和現象之所以形成了。”^①

洛克已經承認了物質可以賦有思維的能力。在霍爾巴赫看來，“即使承認神學的假設中，就是說，假定有一個推動物質的全能本體”^②，洛克這個看法，也是一個或然性最大的假定。霍爾巴赫的結論是非常簡單而事實上具有極大的說服力的：“因為人本身是物質，並且只是由物質而有觀念，而人是享有思維的能力的，所以物質能夠思維，換句話說，物質能夠有一種我們稱之為思維的特殊的變更作用(Modifikation)。”^③這種變更作用依靠什麼東西而存在呢？關於這一點，霍爾巴赫提出了兩個假設，在他看來，這兩個假設是具有同樣大的或然性的。我們可以假定，物質的感覺能力“是一種為動物所特有的組織、結合的結果，因而一個死的、沒有感覺的物質，一旦‘動物化’了，也就是說，如果它與一個動物結合了、同

① “自然系統”，第一卷，第二一頁。我們是由一七八一年版引證的。

② “良知”，第一卷，第一七六頁。

③ “自然系統”，第一卷，第八三頁，註二六。

化了，便不再是死的，而是變得有感覺的能力了。”我們豈不是每天都看見牛奶、麵包和酒轉變成一個有感覺的人的體質嗎？這些死的物質變得有了感覺，就是因為它們與一個感覺體結合的緣故。另一個假設，就是狄德羅在他那篇值得重視的“達朗倍與狄德羅的談話”中所論述的那個假設。狄德羅寫道：“有一些哲學家們，相信感覺能力是物質的一個普遍性質；在這個場合，追求我們就其所產生的作用而認知的這種性質的來源，是沒有用處的。我們如果採取了這個假設，便會用類似於將自然中的運動分為二類、一種名為活力、一種名為死力的方式，將感覺能力分為二類，一種是活動的或活的，一種是不活動的或死的，這樣，一種實體的動物化，便只是拋棄掉阻礙它變得活動和有感覺的那個障礙而已。”

無論如何，不管我們對感覺能力採取那一種假設，霍爾巴赫說：“一個像人們所假定的人的靈魂之類的無形體的實體，是不能夠作為感覺能力的主體的。”^①

讀者也許會說，不管這兩個假設中的哪一個，就充分的明確性來說，都是不夠的。我們是知道這一點的，霍爾巴赫也和我們一樣是知道這一點的。我們稱之為感覺能力的這一種物質的性質，是一個非常難解的謎。霍爾巴赫說：“然而，我們身體的那些最簡單的運動，對於每一個對這些運動深思過的人，也同樣是一個難解的

① “自然系統”，第一卷，第九〇——九一頁。拉梅特利(Lamettrie)也認為這兩個假設幾乎有同等的或然性。朗格極不公平地說他有一種偏見；我們要確證這點，只消讀一讀“靈魂論”第六章就夠了。拉梅特利甚至相信“一切世紀的一切哲學家”(當然除去笛卡爾派)都承認物質裏有“感覺的能力”。(參閱“拉梅特利集”，一七六四年阿姆斯特丹版，第一卷，第九七——一〇〇頁。)

謎。”^①

耶可比(Jacobi)在一次和雷興(Lessing)的談話中曾經說：“斯賓諾莎在我看來是够好的，可是我們在他的名下所發現的，並不是十全十美！”雷興答道：“是的！你愛怎麼說就怎麼說吧！……可是……你知道有什麼更好的嗎？”^②

像霍爾巴赫這樣的唯物主義者，可以用同樣的方式回答他們的反對者的一切責難道：“你知道有什麼更好的嗎？”我們應該在什麼地方去找這更好的東西呢？在巴克萊的主觀唯心主義裏找？在黑格爾的絕對唯心主義裏找？還是在不可知論或今日的新康德主義裏找？

朗格斷言道：“唯物主義固執地把感覺的假象世界當作實際的事物世界。”^③

霍爾巴赫用來反對巴克萊的論證有時就是這樣寫的。朗格要造成一種印象，好像霍爾巴赫連許多極容易知道的事都不知道似的。我們的哲學家可以爲他自己作答：

“如果把‘本質’這個名詞了解爲造成事物特有的本性的那個東西，我們便連任何事物的本質都不認識；我們認識物質，只是通過物質所給予我們的感覺、知覺和觀念；因此我們是按照我們感官的特殊性能來判斷物質是好的還是壞的。”^④

“雖然我們可能按照物質作用於我們的方式去認識物質的一

① “良知”，第一卷，第一七七頁。

② “耶可比集”，第四卷，第五四頁。

③ “唯物主義史”，一八七三年伊瑟崙第二版，第三七八頁。

④ “自然系統”，第二卷，第九一——九二頁。

些特性或性質，却既不認識它的本質，也不認識它的真正本性。”[⊖]

“對於我們說，一般的物質就是一切以任何一種方式刺激我們感官的東西；我們歸之於各種不同物質的那些性質，是以不同的物質在我們身上所造成的那些不同的印象或不同的變化為基礎的。”[⊗]

這話是很奇怪的，可不是嗎？這裏我們的老霍爾巴赫所說的話，和一個今日“認識論”的代表所說的一樣。何以朗格偏不能把他認作自己的哲學同志呢？

朗格把整個近代哲學從康德算起，並且和馬爾布讓史(Malebranche)一樣，把上帝看成萬物。他不能想像，在“純粹理性批判”發表以前，就是在唯物主義者中，也還有一些人認識一定的真理，這些真理其實是非常古老的，可是他却認為是近代哲學的最大發現。他帶着先入之見來讀霍爾巴赫。

可是還不止此。霍爾巴赫與朗格之間自然有巨大的差別。對於朗格，和對於所有的康德主義者一樣，“自在之物”是完全不可認識的。對於霍爾巴赫，和對於所有的唯物主義者一樣，我們的理性，亦即我們的科學，是很能夠發現“自在之物”的特性，至少是某些特性的。在這一點上，“自然系統”的作者並沒有弄錯[⊘]。

⊖ “自然系統”，第二卷，第一一六頁。

⊗ 同上，第一卷，第二八頁。

⊘ 普列漢諾夫這個論點是錯誤的。“我們的理性，亦即我們的科學，是很能夠發現‘自在之物’的特性，至少是某些特性的”，這一句話不能看成正確的。霍爾巴赫的錯誤在於他把世界的可知性限制在可能性上，只限於認識世界的特性。霍爾巴赫和其他法國唯物主義者曾經以形而上學的觀點，不把認識的過程理解為歷史的過程，即從不知引到知、引到認識事物本質的過程。
——柏林版編輯部